新五代史

宋 歐陽修 撰
宋 徐無黨 註

新五代史

第三册

卷五八至卷七四（考世家附録）

中華書局

新五代史卷五十八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

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

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

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變者也〔一〕。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

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

自唐之季，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

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之，得朞數〔二〕。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

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尙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

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可謂審矣。

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黄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黄道內，半在黄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黄道，謂之正交；入黄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黄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黄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黄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七十

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

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

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

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

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

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四十。
辰則：六百；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爲氣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卽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紀去之，卽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卽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卽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減去歲中爲縮，卽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卽四象所入也。

日躔朓朒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朓朒數，爲日躔朓朒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八算外，卽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卽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彊，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設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爲分。經法而一，爲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爲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爲少、太、半之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統法通之；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爲分；盈統法，爲度。用減赤道所躔，卽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卽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爲午後分；不足，反減，爲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爲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

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爲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爲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卽去之，盈縮互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晷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爲分；分十爲寸。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卽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卽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則除，爲辰數；餘滿經法，爲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統法，爲夜分。各滿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爲辰數；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卽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用分。又五約之，爲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爲辰，滿經法爲刻，卽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統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卽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其地戴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卽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

四千，爲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分十爲寸，卽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爲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爲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爲其地晨分。減統法，爲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卽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離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卽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卽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朓朒

置入曆分，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程節除之，爲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朓朒爲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朔弦望常分，爲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

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爲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卽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卽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卽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入交常日。置月離朓朒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朓減、朒加常分，卽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爲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卽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二道，卽以所

起限爲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股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爲黃道差。在多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爲減。凡月正交後出黃道外，中交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爲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差爲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爲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爲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太、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卽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卽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爲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卽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卽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爲前；不足，返減，爲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爲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卽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足，反減之，爲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卽所求。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卽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爲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蝕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爲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以減半統；以上，以加朔定分：爲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爲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爲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爲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爲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爲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爲陰道定準；減中限，爲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爲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爲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爲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日陰道，亦爲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爲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陽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爲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日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爲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下，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爲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爲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爲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爲虧初。加之，爲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爲辰；經法除之，爲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所求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卽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爲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爲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爲帶食之大分；餘爲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昏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爲更數。餘，籌用分而一，爲籌數。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二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前留	二十六三十二		
退遲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後留	二十六三十二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一十三
夕伏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空。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前留	八六十九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後留	八六十九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前留	三十七三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後留	三十七三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二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前留	六六十九		
退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夕伏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晨見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退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後留	六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二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六十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爲周數；不盡爲天正中氣積前合〔三〕。用減歲率，爲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爲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爲日、爲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爲度。曆中以下，爲先；以上，減去曆中，爲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爲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爲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爲在縮：卽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卽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爲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卽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卽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爲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爲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爲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爲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爲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卽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

段近疾行分，爲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爲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爲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五百二十四，四十五。

卦策：六，六百二十九，三十四。

外策：三，三百一十四，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一千二百五十八，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	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	十二月節	鴈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大寒	十二月中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	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	正月中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驚蟄	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春分	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	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穀雨	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	四月節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	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	五月節	螗蜋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	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	六月節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	六月中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	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	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	八月節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	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坏戶	水始涸
寒露	九月節	鴻鴈來賓	雀入水爲蛤	菊有黃華
霜降	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	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小雪	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　十一月節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茘挺出

爻象圖

冬至	坎初六	公　中孚	辟　復	侯　屯内
小寒	坎九二	侯　屯外	大夫　謙	卿　睽
大寒	坎六三	公　升	辟　臨	侯　小過内
立春	坎六四	侯　小過外	大夫　蒙	卿　益
雨水	坎九五	公　漸	辟　泰	侯　需内
驚蟄	坎上六	侯　需外	大夫　隨	卿　晉
春分	震初九	公　解	辟　大壯	侯　豫内
清明	震六二	侯　豫外	大夫　訟	卿　蠱
穀雨	震六三	公　革	辟　夬	侯　旅内
立夏	震九四	侯　旅外	大夫　師	卿　比
小滿	震六五	公　小畜	辟　乾	侯　大有内
芒種	震上六	侯　大有外	大夫　家人	卿　井
夏至	離初九	公　咸	辟　姤	侯　鼎内

小暑　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　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恆內

立秋　離九四　侯恆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　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　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　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　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　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　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　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候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卽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卽土用事也。

沒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爲有沒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爲日；用加其氣而命之，卽所求沒日也。

滅日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爲滅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統法爲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卽所求滅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爲法。朴曆世旣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羲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

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言蓋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校勘記

〔一〕在乎知天人之變者也　各本原無「人」字。薛史卷一四〇曆志作「在乎識天人之變者也」。按下文以「人情之動」與「天道之動」對比，則當有「人」字，據補。

〔二〕五之得朞數　「五」下各本原有「行」字。薛史卷一四〇曆志作「五之得朞之數」。按：據上文，「之」指七十二；據下文，「朞」指三百六十。「五之，得朞數」，意卽五乘七十二，得三百六十。「行」字衍，據刪。

〔三〕不盡爲天正中氣積前合　按下文「天正中氣後合」語兩見。「積」字疑衍。

新五代史卷五十九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

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擧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

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

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

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

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坐。二年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甲戌，彗出靈臺。

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衆星交流；丙戌，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熒惑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

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于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于西北。己巳，熒惑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

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是月，宗人、宗正搖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庚戌，月有食之，既。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鐏。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殞。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衆星交流；丁亥，衆星交流而殞。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

星交流。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

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

淸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雨雹于京師。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掃天壘及哭星。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之〔一〕。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壬子，彗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熒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

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鑰。三月戊子，月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

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冰。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

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鎭犯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鎭。辛酉，鎭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鎭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屛、謁者，勾已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㊀。甲寅，月犯昴。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昴。六月乙卯，鎭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㊀四百四十三日。

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

犯鬼；壬午，熒惑犯天尸。四月甲午，歲犯鉤鈐。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罇。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丙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冰。

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參。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月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中、閩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校勘記

〔一〕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各本「乙卯」下原有「朔」字。按薛史卷一三九天文志載：「天福二年正月乙卯。先是司天奏正月二日太陽虧蝕。……是日太陽虧十分，內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歷代日食考五代日食表作「一月乙卯二日偏食」。查二十史朔閏表，是年正月甲寅朔，二日乙卯。「朔」字衍，據刪。

新五代史卷六十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鎭，鎭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鎭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國，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

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宣武。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永平。	都	有晉昌。	有永興。	有
兗	有泰寧。	有	有	有	有能。

州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平盧。	有	有罷。	有平盧。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濟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萊	有	有	有	有	有
徐	有武寧。	有	有	有	有
宿	有	有	有	有	有
鄆	有天平。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威信。	有罷。	有彰信。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濟					有太祖置。
宋	有宣武。	有歸德。	有	有	有
亳	有	有	有	有	有
單	有輝州。	有改曰單州。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鎭安。	有軍廢。	有復。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匡國。	有忠武。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宣義。	有義成。	有	有	有
襄	有初曰忠義，後復爲山南東道。	有	有	有	有

州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 蜀武雄。	有 蜀	有懷德。尋罷。	有	有
鄧	有宣化。	有威勝。	有	有	有威勝。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郢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宣威。	有安遠。	有罷軍。	有復。	有罷。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護國。	有	有	有	有
孟	有河陽三城。	有	有	有	有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有 初曰定昌。後曰建寧。	有 建雄。	有	有	有
絳	有	有	有	有	有
陝	有 鎭國。	有 保義。	有	有	有
虢	有	有	有	有	有
華	有 感化。	有 鎭國。	有	有	有 罷軍。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 忠武。	有 匡國。	有	有	有
耀	岐 義勝。有 崇州。靜勝。	有 復曰耀州。改順義。	有	有	有
解				有 隱帝置。	有
邠	岐 靜難。有	有	有	有	有
寧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慶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	有	有	有	廢
威			有高祖置。	有	有改曰環州。
鄜	岐保大。有	有	有	有	有
坊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丹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延	岐忠義。有(二)	有彰武。	有	有	有
夏	有定難。	有	有	有	有
銀	有	有	有	有	有
綏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靈	有朔方。	有	有	有	有
鹽	有	有	有	有	有
岐	岐鳳翔。	有	有	有	有

隴	岐	有	有	有	有
涇	岐彰義。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廢。
秦	岐雄武。蜀天雄。	有	有	蜀	有
成	岐蜀	有	有	蜀	有
階	岐蜀	有	有	蜀	有
鳳	岐蜀	有	有	蜀	有
乾	岐李茂貞置。	有	有	有	有
魏	有天雄。唐	有鄴都。	有鄴都。	有鄴都。	有罷都。
博	有唐	有	有	有	有
貝	有唐	有	有永淸。	有	有

衞	有唐	有	有	有	有
澶	有唐	有	有鎭寧。	有	有
相	有昭德。唐	有	有彰德。	有	有
邢	有保義。唐	有安國。	有	有	有
洺	有唐	有	有	有	有
磁	有改曰惠州。唐	有復曰磁州。	有	有	有
鎭	有武順。唐	有成德。	有順德〔三〕。	有成德。	有
冀	有唐	有	有	有	有
深	有唐	有	有	有	有
趙	有唐	有	有	有	有
易	有唐	有	有	有	有
祁	有唐	有	有	有	有
定	有義武。唐	有	有	有	有

滄	唐橫海。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廢。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濱					有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莫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世宗置。
霸					有世宗置。
幽	唐盧龍。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振武。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雲	唐大同。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應	唐	有彰國。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威塞。	契丹	契丹	契丹
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東漢
代	唐鴈門。	有	有	有	東漢

嵐	唐	有	有	有	東漢
石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憲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麟	唐	有	有	有	東漢
府	唐	有	有永安。	有罷軍。	有永安。
幷	唐河東。	有北都。	有	有	東漢
汾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潞	唐昭義。	有安義。昭義〔三〕。	有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遼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揚	吳淮南。	吳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黃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蘄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廬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保信。
壽	吳忠正。	吳	南唐清淮。	南唐	有忠正。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世宗置。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吳寧國。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吳武昌。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吳鎮南。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袁	吉	虔	鐔〔四〕	建	汀	劍	漳	泉	福	杭	越
吳	吳	吳	吳		閩	閩		閩	閩	閩威武〔五〕。	吳越鎭海。	吳越鎭東。
吳	吳	吳	吳		閩	閩		閩	閩	閩	吳越	吳越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南唐李景置。	南唐留從効	南唐留從効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留從効	南唐留從効	吳越	吳越	吳越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留從効	南唐留從効	吳越	吳越	吳越

州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宣德。
温	吳越	吳越	吳越靜海。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婺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睦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秀			吳越元瓘置。	吳越	吳越
荆	南平荆南。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歸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峽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成都。	有後蜀	蜀	蜀	蜀
漢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綿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有後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閬	蜀	有保寧。後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雅	蜀（永平。）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黔	蜀（武泰。）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施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夔	蜀鎮江。	有後蜀	蜀	蜀	蜀
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利	蜀昭武。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開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渝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瀘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集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壁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梁	蜀山南西道。	有後蜀	蜀	蜀	蜀
洋	蜀武定。	有後蜀	蜀	蜀	蜀
潭	楚武安。	楚	楚	楚	周行逢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澧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朗	楚	楚武平〔六〕。	楚	楚	周行逢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道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永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邵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馬希範置。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融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連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昭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宜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桂	楚靜江。	楚	楚	南漢	南漢
賀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梧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蒙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富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柳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象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容	南漢寧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邕	南漢建武•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竇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化〔七〕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清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横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鎭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鎭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鎭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温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爲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鎭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

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洺、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

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木波、馬嶺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八〕。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㊀。

㊀五代置軍六，皆寄治於縣，隸於州，故不別出。監者，物務之名爾，故不載於地理。皇朝軍監始自置屬縣，與州府並列矣。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天縣〔九〕。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治弓高。周顯德三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

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摧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淸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淸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淸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龑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龑割廣州之湞陽置，治湞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鄢陵、

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

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衞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

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淸泰三年，以故平

涼之安國、耀武兩鎭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淸泰三年

割隸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仵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汊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鎭，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鎭，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鎭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㊀。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鎭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㊀若今永興，本節度軍名，而今命守臣必曰知永興軍府事，而不言雍州京兆，是也。

校勘記

〔一〕岐忠義有　下文云「梁置忠義軍」，則「忠義」二字應繫在「有」下。

〔二〕順德　通鑑卷二八三載：天福七年正月改鎭州爲恆州，成德軍爲順國軍。五代會要卷二四亦云：「鎭州，天福七年正月改爲順國軍節度。」此稱「順德」疑誤。

〔三〕有安義昭義　按下文叙潞州沿革云：「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則「昭義」二字應下移一格。

〔四〕筠　本史卷六二南唐世家載保大十年置筠州。按保大十年，乃周廣順二年，則非始於晉。

〔五〕威武　各本原作「武威」。按通鑑卷二六〇載：唐乾寧三年，「升福建爲威武軍」。元豐九域志卷九載：「唐威武軍節度，周改彰武軍，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復舊。」又考太平寰宇記卷一〇〇、宋史卷八九地理志及金石萃編卷一一八唐天祐三年王審知德政碑（在福州），皆稱「威武軍」。明「武威」爲倒文，今改。

〔六〕武平　南昌、鄂本同，貴池、汲、殿、蜀、劉校本列第一格。按本史卷六六楚世家載：梁太祖時，馬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又周廣順三年，「升朗州爲武平軍」。是第一格應書「永順」，「武平」當移第五格。

〔七〕化　按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七及元豐九域志卷九俱云：化州，唐辯州，宋太平興國五年改化州，治石龍縣。是南漢時未有化州。本卷辯、化並列，疑誤。

〔八〕馬嶺　各本原作「烏嶺」。按太平寰宇記卷三七、元豐九域志卷三及文獻通考卷三二二均作「馬嶺」。又舊唐書卷三八及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慶州領有馬嶺縣。明「烏」爲「馬」之形誤，今改。

〔九〕治奉天縣　「天」，各本原作「先」。太平寰宇記卷三一載：「乾州，本京兆奉天縣，唐末李茂貞建爲乾州。」考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云：京兆奉天縣，文明元年析醴泉等縣置以奉乾陵，陵在北五里梁山。乾寧二年以縣置乾州。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亦云：「奉天，文明元年以管乾陵分醴泉置。」是州以乾陵得名，而乾陵在奉天，則此應爲奉天，非同州之奉先。今改。

新五代史卷六十一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峨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蟹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淸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 子渥 隆演 溥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卽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

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

中和三年，唐卽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兵衆數萬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

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鎭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

問龔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龔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

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二〕，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栅，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

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

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淸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渒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

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荊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三〕，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遺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頵，頵敗死。

初，顥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顥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顥解兵，顥恨之。顥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顥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顥怒曰：「吏欲我下獄也！」歸而遂謀反。

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嘗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

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顥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

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

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愼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

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

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

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衞。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

五年五月，溫、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顥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衞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

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

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

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慚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

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玗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饋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遣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

八年，徐温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勳位已高，憤温用事，嘗曰：「徐温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温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温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幷族其家。

九年，温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温爲行軍司馬、鎭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温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温敗之霍丘。十二年封徐温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鎭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温遙決之。冬，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

十三年，宿衞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

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覘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

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

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卽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册、寶綬尊隆演卽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

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顏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尙書，李宗、陳章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鏢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鎭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鎭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

温之徙鎭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温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温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温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衄，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温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

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曰宣。弟溥立，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温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温太師，嚴可求右僕射。

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

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鎭。

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巵，望牙旗鏃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巵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六年，追尊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

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鎭。諸子皆封王。

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鎭江王。六月，荊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爲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爲金陵尹。溥加尊號睿聖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爲中書令。

二年，册其子江都王璉爲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鎭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

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三〕，年三十八，謚曰睿。

昇元六年，李昪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

徐溫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淝，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敎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

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弑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祥等，歸弑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悸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

隆演立，溫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鎭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

也。」赦錡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錡感溫前言，臨戰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爲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

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巵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

溫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嘗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智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囷，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卽皇帝位，不許，又請卽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武。李昪僭號，

號溫爲義祖。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㊀！

㊀據吳錄、運歷圖、九國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爲李昪所篡，實四十六年。而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吳錄徐鉉等撰，運歷圖龔頴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記宜得實。而唐末喪亂，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鉉、頴所記爲定。

校勘記

〔一〕二年　按此承上文「龍紀元年」。而龍紀只一年，次年正月，卽改元大順。楊行密取滁、和州，通鑑載在大順二年四月。「二年」上當脫「大順」二字。

〔二〕友寧梁太祖子也　按本史卷一三梁家人傳，友寧爲梁太祖兄朗王存之子。又五代會要卷一一有梁開平二年「追封皇從子友寧爲安王」文。「太祖」下蓋脫「兄」字。

〔三〕十二月溥卒於丹陽　按本史卷六二南唐世家及通鑑卷二八一，楊溥禪位於天福二年（卽天祚三年）冬十月，徐知誥改元昇元。次年十一月，溥卒。此承天祚三年云「十二月溥卒」，當有脫誤。

新五代史卷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昪 子景 景子煜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昪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昪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譽之。徐溫鎭潤州，以昪、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昪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還昪潤州刺史。昪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昪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

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掐之，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昇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

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尙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

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爲昇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軍。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鎭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

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刺史。

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嘗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

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

五年，昪封齊王。已而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昪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昪，國號齊，改元昪元。昪以册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册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誅簒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

二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

徐氏諸子請昪復姓，昪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曰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溫爲義父，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郞張居詠、中書侍郞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

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

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吳太子時，昪以女妻之，及昪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

三年四月，昪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昪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于昪，昪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昪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昪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

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昪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昪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

昪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誚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

七年，昪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昪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昪專政，以爲兵部尙書、參知政事。明年，昪鎭金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昪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昪立，封齊王。昪卒，嗣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鄂王，景逷前未王，爲保寧王。秋，改封景遂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昪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

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一〕。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龑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賊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虞候嚴恩、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

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

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侍衞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疏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卽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卽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

初，宋齊丘爲昪謀簒楊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昪屢招之，乃出。昪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而陳覺、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王延羲，文進自立。是時，延羲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紿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

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留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陳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慚，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爲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

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

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

撫使，兵攻沭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

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遯」，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査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弑〔三〕，希萼自立。

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

十年，分洪州高安、淸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能守，遯歸。

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

十二年，大饑，民多疫死。

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距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圉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

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揚、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

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尙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幷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縝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誡諸將閉壁，無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於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

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

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鎭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

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

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

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鎭，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

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尙書常夢錫自昪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旣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旣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嚴續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卽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已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卽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

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

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

九月，太子冀卒〔三〕，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景因營緝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廨，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慚懼，發疾卒。

六月，景卒，年六十四〔四〕。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

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已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

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己，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幷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淸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

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

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

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敎，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尙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爲高談，不恤政事。

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詔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衞將軍。其後事具國史。

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

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怪其區區攟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歟㊀？

㊀據湯悅所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爲界。」保大十五年，乃周顯德四年也。案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爲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南唐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繆？而九國志、紀年通譜之類，但以悅書爲正，不復參校，遂皆差一年。至於景滅閩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具閩世家注。或疑景立踰年而改元，則滅閩國當爲三年，周取淮南當爲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錄誤於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校，閩人殺王延羲，當晉開運元年，周師始伐南唐當顯德二年。據景以初立之年卽改元，則開運元年爲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爲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延羲被殺於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誤，而悅等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一年爾。昪自晉天福二年建國，至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九年。

校勘記

〔一〕循州羅縣　按舊唐書卷四一及新唐書卷四三上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九，循州有「博羅縣」，無「羅縣」。

〔二〕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弑　按本史卷六六楚世家及通鑑卷二八七，希萼乃希廣之兄。

〔三〕九月太子冀卒　通鑑卷二九四、陸游南唐書卷二元宗紀都載太子弘冀死在周顯德六年九月。

〔四〕景卒年六十四　「六十四」，貴池、汪本同，他本及薛史卷一三四李景傳均作「四十六」。

新五代史卷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 子衍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

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僖宗卽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衞。

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燄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

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谿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

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鎭。」卽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屍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鎭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卽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鎭，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卽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

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

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勍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尙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止。後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旣而亦殺之。

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綿州刺史常厚執道弼

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朗死，建欲圖幷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綿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

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郯王爲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賓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卽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幷有兩川之地。

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幷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

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幷有三峽。

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

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皆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衞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玭等百餘人，並見信用。

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

信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也。」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衞士撲殺之，幷賜鸞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騶虞見武定。

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合穗。

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爲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

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已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

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

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人猳喙齲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誚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使，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語。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營兵入衞。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衞，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

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爲衞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白龍見邛州江。

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

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特以其族來。

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二〕，國號漢。

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

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年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衞，謀盡去建故將。故將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

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衞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豳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豔之辭。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輅貌類己，而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者上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

建卒，衍立，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敎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

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泣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

諸狎客共以慢言誚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

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閒，民閒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効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

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亙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

三年正月，還成都。

五年，起上淸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

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淸，而

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緜谷還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太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卽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

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鬒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

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宗壽好學，工琴奕，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鎭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鍊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

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嘗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賂路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走澠池，聞莊宗遇弑，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之。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袪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

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

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

賈誼以謂鵩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

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㊀。

㊀據前蜀書、運曆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爲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繆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校勘記

〔一〕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　貴池本同，他本「大赦」下均有「改元十二月又」六字。按此承通正元年。查薛史卷一三六王建傳載：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天漢」。通鑑卷二六九貞明二年（卽通正元年）十月但書「蜀大赦」，不記改元；十二月乃書「改明年元曰天漢」。敍事紀時，各有出入，未知孰是。

新五代史卷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 子昶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佗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

「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

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

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賚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

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鎭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旣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毋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而無內，知祥曰：「吾將有

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鎭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

初，知祥鎭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旣不能詰，而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幷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

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綿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

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

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己，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

異志，聽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緜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鎭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使、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

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重誨信言事者，以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欷，明日遂舉兵反。

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藩册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祕書監劉岳爲册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

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軍，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爲留後。

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亦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

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鷄距橋〔一〕。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卽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

豈有殺父以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幷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

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卽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鎭節度，其餘刺史已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

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尙書盧文紀册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卽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

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爲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爲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爲兩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祕未發，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

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三〕。而蜀皆無事。」乃止。

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卽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

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卽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

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卽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幷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鎭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

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於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幷擒藻斬之。

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

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珏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贄雅王，仁裕嘉王〔三〕。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邪！」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東漢，以張形勢。

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

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

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

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

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諲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喆輦其愛姬，攜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淸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

劉光乂攻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頵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

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封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佗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㊀。

㊀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繆也。

校勘記

〔一〕陣鷄距橋　通鑑卷二七七、九國志卷七趙庭隱傳及十國春秋卷四八後蜀高祖紀「距」作「蹤」。

〔二〕義熙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　「四年」，他本均作「十四年」。按晉書卷一〇安帝紀載：義熙十四年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於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於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則作「十四年」是。

〔三〕仁裕嘉王　通鑑卷二八九及十國春秋卷五〇皆謂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仁裕」下蓋脫「彭王仁操」四字。

新五代史卷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 弟龑 龑子玢 玢弟晟 晟子鋹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鎭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

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覃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

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一〕，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龑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

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龑立。

龑，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龑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龑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龑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

隱爲行軍司馬，龑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龑爲副使。隱卒，龑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龑，龑封南海王。

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鎭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龑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龑。龑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龑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龑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

貞明三年，龑卽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尙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龑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幷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

龑性聰悟而苛酷，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眞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

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龑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淸海軍額猶在，

四方其不取笑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

三年，册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

四年春，置選部貢擧，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

七年，唐莊宗入汴，龑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龑大喜。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珠玉之富。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淸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龑與游宴賦詩，龑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

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龑初名巖，又更曰陟。

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淸殿，改元曰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龑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

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龑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隄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等。承美至南海，龑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

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進遯歸。龑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

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鎭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暐息王，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昭宣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

九年，遣將軍孫德晟攻象州〔三〕，不克。

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龑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龑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轢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龑收餘衆而還。

十五年，龑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龑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龑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翷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儁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

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欷。翻爲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

玢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玢莫能省，嶺東皆亂。

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己，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少良、何昌廷等，習爲角觝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弑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殺兄，立不順，懼衆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

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

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次見殺。

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之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

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暐、洪昭，同日皆見殺。

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蕚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穽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傅

之，楚兵迫城，悉陷穽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

九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遊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常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尙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幷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

十年，湖南王進逵以兵五萬率谿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進逵於蠔石，斬首萬餘級。

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衞王，璇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

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

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龔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三〕，晟始惶恐，遣使脩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

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

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衞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鋹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旣專政，鋹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鋹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尙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

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眞望見之曰：「此謀反爾！」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眞馳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獄，遣禮部尙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鋹，并捕二子繫

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鋹稍誅去諸王，鋹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鋹將邵廷琄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眞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懵然莫以爲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

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符瑞諷羣臣入賀。

五年，鋹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眞既殺鍾允章，惡襲澄樞等居己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眞反，族誅之。

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始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訓士卒，脩戰備，嶺人倚以爲良將。有諂者投無名書言廷琄反，鋹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洸口。

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玶與峯州刺史喬知祜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

破之，鋹授璉交州節度。

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愼儀。

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昭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喜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降。漼行，鋹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鋹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鋹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鋹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㊀。

㊀隱與滅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爲廣州節度使，至皇朝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龑僭號爲始，故曰五十五年爾。

校勘記

〔一〕趙光裔　「裔」，各本原作「胤」。按舊唐書卷一七八趙隱傳，隱三子：光逢、光裔、光胤。「季述廢立之後，光胤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十國春秋卷五八南漢烈宗世家云：「王定保、倪曙、劉濬、周傑、楊洞潛之徒，烈宗（劉隱廟號）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又卷六二趙光裔傳及通鑑卷二六七亦云梁太祖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命趙光裔爲官告使，劉隱遂留之不遣。此處趙光胤顯爲趙光裔之誤。據改。

〔二〕象州　他本及通鑑卷二八〇均作「蒙州」。

〔三〕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　按本史卷一二周世宗紀載：顯德五年二月，「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薛史卷一一八周世宗紀繫年同。此云「顯德三年」疑誤。

新五代史卷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 子希聲 希範 希廣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趣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趣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一〕、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

遣殷擊勛於邵州。

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讙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檛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踶嚙，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廷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

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

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賨爲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賨爲指揮使。賨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賨誰家子，賨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賨不對。他日又問之，賨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

也！」乃厚禮遣賓歸。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

行密遣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於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

梁太祖即位，殷遣使脩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

荊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綦毋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

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於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漵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

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賨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三〕，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脩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才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卽位，遣使脩貢，并賀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

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退脩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脩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

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册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賨爲靜江

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尙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謚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荊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敎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

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乃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哭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淸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册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

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讙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

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

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錦、奬諸蠻攻澧州〔三〕，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愁大敗。勍等攻溪州，士愁走奬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酋降于勍。溪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皐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

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

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人。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眞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荊、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覩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閽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

希萼爲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砆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

彥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珙璉以步卒七千屯湘

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蕚。彥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於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蕚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蕚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不敢不盡節。」希蕚引兵去，下湘鄉，止長沙〔四〕，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

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蜑，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候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蕚，遂沮其議。明日，師暠詣可瓊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蕚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蕚少衄，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蕚，宏、滌聞之皆潰。

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蕚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死之。

乾祐三年，希蕚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蕚遂臣於李景，景册封希蕚楚王，希蕚悉以軍政事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緒等謀作亂。希蕚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蕚，迎希崇

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

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衞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衞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逵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

希萼攻希廣，以進逵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逵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逵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翁追之，及于武陵，翁戰大敗而還。進逵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逵自爲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

因幷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司馬何景眞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

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己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眞、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逵因白言召景眞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眞、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卽以進逵爲武平軍節度使。

世宗征淮南，授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逵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譖其短，進逵面罵之，叔嗣慚恨，語其下曰：「進逵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逵敗，見殺。

周行逢 子保權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

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

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

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概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靑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

少損。

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

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㊀。

㊀殷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校勘記

〔一〕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　按上文，劉建峯入攻湖南，在唐昭宗乾寧元年，與新唐書卷一九〇劉建峯傳及通鑑卷二五九合。「僖宗」當是「昭宗」之訛。

〔二〕末帝時加殷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　他本「殷」下有「武安」二字。考通鑑卷二六八載：乾化二

年四月「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薛史卷一三三馬殷傳云：梁貞明中「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按武安爲潭州，唐昭宗時馬殷已任武安節度；武平爲朗州，乃添置使名。此當以「武平」爲正。又若事在乾化二年四月，則不得言「末帝」，待考。

〔三〕彭士愁　「愁」，各本原作「然」。按薛史卷七八、七九晉高祖紀，卷一三三馬希範傳、通鑑卷二八二及溪州銅柱記（見湘西土司輯略第三章）均作「愁」，據改。

〔四〕下湘鄉止長沙　通鑑卷二八九、十國春秋卷六九楚廢王世家「湘鄉」均作「湘陰」。按自岳州至長沙，當由湘陰，湘鄉非必經之地。此疑誤。

新五代史卷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 子元瓘　元瓘子佐　佐弟俶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

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

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鎭將董昌募鄕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鎭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遯，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

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

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

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鎭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銶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

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勝軍〔二〕，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

景福二年，拜鏐鎭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

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碣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碣，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圂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

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袁邠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眞，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眞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之，昌殺眞，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

昭宗以宰相王溥鎭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鎭東軍，拜鏐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鎭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

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銶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召頵還。頵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

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

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眞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

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栅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等。

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尙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鏢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册尊鏐尙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

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鏐因以鎭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

明宗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嘗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臥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鏐故事。

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蓄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

倜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倧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

國王，賜玉册、金印。

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

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昪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羊馬。

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勝其苦。又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

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㈠？

㈠鏐世興滅，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爲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校勘記

〔一〕武勝軍　「勝」，汪本作「陵」，他本均作「威」。新唐書卷六八方鎭表、通鑑卷二五九及十國春秋卷七七吳越武肅王世家均作「勝」，據改。

新五代史卷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 子延翰　子鏻　鏻子繼鵬　延羲　延政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

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

緒已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卽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唐卽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

審知爲人狀皃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

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敎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

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祟而卒。

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唐卽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

初，延稟與鏻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

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鏻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

長興三年，鏻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尙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尙書令。」唐不報，鏻遂絕朝貢。

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乃卽皇帝位，受册於寶皇，以黃龍見眞封宅，改元爲龍啓，國號閩。追諡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鏻使彥視鬼於宮中。

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一〕，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卽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佗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鏻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鏻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曰：「頭

痛。」鏻以爲然，卽以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鏻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於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疏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旣成，首被其毒。

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鏻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鏻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鏻慚，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

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鏻婢春燕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燕，鏻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

延稟來，倣以爲鏻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鏻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衞士而入。鏻聞鼓譟聲，走匿九龍帳中，衞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衞事。倣有弒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於錢塘。

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昶閩王〔三〕。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鷰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衞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衞都以自衞，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佗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衞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衞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

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三〕，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者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

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

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笞。

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衞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

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尙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飮，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幷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殺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

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尙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

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衞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收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

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

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衮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族於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

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淸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㊀。

㊀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云：「保大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謬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讖以爲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爲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爲六十一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紀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讖書，繆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校勘記

〔一〕吳英　通鑑卷二七八及十國春秋卷九一閩惠宗紀作「吳勗」。

〔二〕子繼恭　通鑑卷二八一及十國春秋卷九一閩康宗紀俱云繼恭爲繼鵬弟。

〔三〕子繼業　通鑑卷二八二云繼業爲延羲兄子，十國春秋卷九一閩康宗紀稱繼業爲延羲從子。

新五代史卷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 子從誨　從誨子保融　保勗　保融子繼冲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鎭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

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

梁和，昭宗出，贈景宮，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

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荊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荊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爲賓客。

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勍所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衮冕劍佩。貞明三年，始復脩貢。

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衞，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

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

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而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册季興秦王。

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

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脩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

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鎭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

誨以爲譏己，卽以大卮罰敏。

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

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尙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常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

初，季興之鎭，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

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

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卽以繼冲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

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尙權譎，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眞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冲

以爲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

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㈠。

㈠季興興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鎭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新五代史卷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 子承鈞 承鈞子繼恩 繼元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卽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

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弑，旻乃謀舉兵。

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卽推尊之，故未敢卽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歎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卽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䛒奉書周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

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卽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䛒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册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册旻妻爲皇后。兀欲性豪儁，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

軋、高勳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已而兀欲爲述軋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扆所敗，德扆因取岢嵐軍。

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

是時，世宗新卽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衞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也！」衮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卽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

而止。

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騮治廄，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

初，周師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幷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

旻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

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贇之冤，義不爲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讎。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

契丹遣高勳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

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卽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衞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衞融和解之。

已而筠敗死，衞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遣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

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衞融、盧贊，吾以爲恨爾。」

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爲，棣州人，方顙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無爲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衞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縊殺之。

自旻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

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

定王。

太祖皇帝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

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

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臥勤政閣，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

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飮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

率十餘人挺刃入閤，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

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爲人忍。旻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鍇、錡、錫、銑，於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旣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

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國軍節度使。無爲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衞德貴察無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

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

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

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幷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衞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㊀。

㊀旻年世興滅，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滅，凡二十八年，餘具年譜注。

新五代史卷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繆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 開平元年	李克用 天祐四年	楊渥 天祐四年	王建 天復七年 是歲，即位。	劉隱 開平	馬殷 開平	錢鏐 開平	王審知 開平	高季興 開平
戊辰								
二	五 正月，克用卒，子存勗立。	五 是歲，隆演立。	武成					
己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八	八	永平	乾化 是歲，龑立。	乾化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九	二					
癸酉								
三 末帝二月即位	十	十	三					

年	Row 1	Row 2	Row 3	Row 4	Row 5	Row 6	Row 7	Row 8	Row 9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乾亨（是歲，龑僭帝號，改元。）				
戊寅	四	十五	十五	光天（是歲，衍立。）	二				
己卯	五	十六	武義（是歲，吳王稱制，改元。）	乾德	三				
庚辰	六	十七	二（是歲，溥立。）	二	四				
辛巳	龍德元年	十八	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龍德

壬午	二	十九	二	四	六				
癸未	唐莊宗 同光元年	是歲，四月改元同光。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五	咸康 是歲，蜀亡。	白龍			是歲，延翰立。	
丙戌	明宗 天成元年		六		二	天成	寶正	天成 是歲，鏻立。	天成
丁亥	二		乾貞 是歲，溥僭帝號，改元。		三		二		
戊子	三		二		大有		三		是歲，從誨立。
己丑	四		大和		二		四		
庚寅	長興元年		二		三	長興 是歲，希聲立。	五	長興	長興

辛卯	二		三		四		六 錢氏唯見一號六年，其餘皆闕不見。		
壬辰	三		四		五	是歲，希範立。	是歲，元瓘立。		
癸巳	四 十二月，愍帝即位。		五		六			龍啓	
甲午	應順元年 廢帝 清泰元年		六	後蜀明德 孟知祥立。是歲，卒。昶立。	七	應順 清泰		二	應順 清泰
乙未	二		天祚	二	八			永和 是歲，昶立。	
丙申	晉高祖 天福元年		二	三	九	天福		通文	天福

丁酉	二		南唐昪元 是歲,李昪立。	四	十			二	
戊戌	三		二	廣政	十一			三	
己亥	四		三	二	十二			永隆 是歲,曦立。	
庚子	五		四	三	十三			二	
辛丑	六		五	四	十四		是歲,佐立。	三	
壬寅	七 出帝六月即位。		六	五	光天 是歲,玢立。			四	
癸卯	八		保大 是歲,璟立。	六	應乾 乾和 是歲,晟立。			五 是歲延政以建州稱殷,改元天德。	

年	Row 1	Row 2	Row 3	Row 4	Row 5	Row 6	Row 7	Row 8	Row 9
甲辰	開運元年		二	七	二	開運		六 是歲，曦亡。天德二	開運
乙巳	二		三	八	三			天德三	
丙午	三		四	九	四			四 是歲，延政爲南唐所虜，王氏滅。	
丁未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五	十	五	是歲，希廣立。	是歲，倧立，見廢。		
戊申	乾祐元年 隱帝二月卽位。		六	十一	六	乾祐	是歲，倜立。		乾祐 是歲，保融立、
己酉	二		七	十二	七				

庚戌	三		八	十三	八	是歲，希萼立。			
辛亥	周太祖廣順元年	乾祐四年東漢劉旻立。	九	十四	九	廣順是歲，希萼等遷于金陵，馬氏絕。			廣順
壬子	二	五	十	十五	十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十一	是歲，劉言立，見殺。王進逵立。			
甲寅	顯德元年世宗正月即位。	七是歲，承鈞立。	十二	十七	十二	顯德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是歲，周行逢立。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十五					
戊午	五	二	交泰 顯德	二十一	大寶 是歲，鋹立。					
己未	六 恭帝六月卽位。明年正月遜位。	三		二十二	二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愼

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忘漢爲讎〔二〕,而以失子爲讎也。曰:漢嘗詔立贇爲嗣,則贇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㊀!

㊀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略其諸說而正其是者,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爲正也。　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爲得其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聲立不周歲卒爲繆爾。　希萼希崇之亂,南唐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　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繆也。　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讖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　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爲辛亥,湖湘故事以顯德元年爲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　王氏世次,曰潮、曰審知、曰延翰、曰鏻、曰昶、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潮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五年。　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爲得其實。　而運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　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

二月卒，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二月，蓋閩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唐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十九年。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繆也。鏻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一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鏻以天成元年殺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淸泰二年乙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鏻以淸泰二年改元永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運歷圖皆無永和之號，又運歷圖書鏻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旻，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旻卒。又有旻僞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旻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旻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爲轉寫差誤爾。按保衡書旻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旻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旻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時年二十九，爲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衍「一」字爾。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爲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爲天會元年者，繆也。晉與梁爲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

梁而爲唐，故不列於世家。

校勘記

〔一〕不以忘漢爲讎　「忘」，汲、殿、南昌、鄂、蜀、劉校本同，貴池、南監本作「亡」。

新五代史卷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爲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愼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爲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

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一〕，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

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

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擧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册。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擧兵滅晉，然後封册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衞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册。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

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嗣源等所敗，乃解去。

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

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己，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後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

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秸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眞、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愼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咋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

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鎭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

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

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

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幷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荝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荝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爲「契丹直」。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愼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扭列曰列知恩〔二〕，荝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記曰乙懷有〔三〕。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

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

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萴剌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

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揚〔四〕、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己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剌泊〔五〕，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

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亙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

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温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嚱，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四，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邧爲蓨縣令，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延壽幷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姸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鎭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鎭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

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鎭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鎭，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慚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飮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熲奉册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

高祖崩，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

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幷、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鎭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鎭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衞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

臣，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猒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

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鎭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擧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邪！」

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

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黄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掛皮，以爲猒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氊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

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

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册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

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

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校勘記

〔一〕但皆利部　「但」，他本均作「但」。「皆利」，南監、汲、殿、蜀本同，貴池、汪、南昌、鄂、劉校本作「利皆」。五代會要卷二九作「旦利皆部」，契丹國志契丹國初興本末作「祖(徂)皆利部」。

〔二〕担列曰列知恩　「担」，貴池、汪本作「担」，南監、汲、殿、蜀、鄂、劉校本作「捏」。「恩」，殿、蜀本作「恩」。

〔三〕竭失記曰乙懷宥　「記」，他本均作「訖」。「乙」，南監、貴池本同，他本均作「訖」。

〔四〕長揚　「揚」，南昌、鄂本作「楊」。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作「楊」。

〔五〕揆剌泊　「揆」，南昌、鄂本作「捺」。通鑑卷二七八作「捺」，胡注引薛史亦作「捺」。查薛史卷四

三唐明宗紀殿本作「納」，考證云：「納喇泊，舊作捺刺泊。」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

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鎭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鎭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詾詾，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

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咋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鎭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鎭。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鎭州，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敎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

兀欲爲人儁偉，亦工畫，能飮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鎭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鎭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

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温，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温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温對曰：

「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

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鎭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鎭州，鎭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一〕，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鎭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鎭、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

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

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衞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艛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莫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莫，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彊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莫，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

功志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

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亙，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若大寒，則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

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

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衞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衞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眞，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

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𤬛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

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温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

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陷虜記云㊀。

㊀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册文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爲天顯元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爲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爲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略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校勘記

〔一〕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　通鑑卷二八七謂白再榮等逐麻荅出恒州（即鎮州），「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據」上當有脫字。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趟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煑穄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

去諸卒，子掃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

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剌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

自去諸徙嬀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幷，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

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栅，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鎭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幷、鎭、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鎭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

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

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

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戛剌來朝貢，不知爲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靼。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

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舂桑〔一〕，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彊。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

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讎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二〕，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

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鷄族彊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鷄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鷄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鷄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

其佗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鎭、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

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嘗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賫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饑寒，峻

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衞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鎭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硇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胡桐律、大鵬砂、毦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

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三〕，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

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衞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册仁美爲英義可汗〔四〕。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册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罽氍、駒駼之革。其地宜白麥、青稞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縶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賫寶玉皆屬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

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

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犛牛尾、玉氎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册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

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五〕。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犛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

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鹻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
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
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
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
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
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
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
宗時，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
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敍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
圖一卷。別敍，敍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
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

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幷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眞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愼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藹，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藹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

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衞大將軍李卑晩，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晩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摽莎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衞將軍烏昭遠爲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淸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眞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校勘記

〔一〕舂桑　「舂」，貴池本作「春」。他本均作「春」。查通典卷一九〇作「舂」，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党項傳、唐會要卷九八、五代會要卷二九、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四均作「舂」。

〔二〕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斯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逝等族　此處人名族名，尚待查清，暫未標點。

〔三〕仁喻　下文及本史卷六唐明宗紀、薛史卷一三八外國傳、冊府卷九六七、卷九七二、五代會要卷二八俱作「仁裕」。

〔四〕鄭續　汲、殿、蜀、劉校本「續」作「績」，薛史卷一三八外國傳作「繢」，五代會要卷二八作「質」。

〔五〕神點沙　汪本、南昌本同，他本「點」作「樹」。